

阿尔卡拉的王冠

迟子建

在塞万提斯没有出生前，阿尔卡拉就是阿尔卡拉，这里有学校，教堂，修道院，商铺食肆，花店邮局，斗牛场以及监狱等。小镇的石子路上，有载着阔人的马车昂曾经过，也有弓着背的乞讨者盯着石子路的缝隙，期盼着发现谁遗落的一枚闪光的钱币。教堂的诵经声，咖啡店飘出的香气，与城外的流水和夏日迟迟不落的太阳，交相辉映，向人们展现出一幅中世纪的生活图景。

塞万提斯出生后，阿尔卡拉这座西班牙的小镇，就成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摇篮。它也有意无意地，开始为塞万提斯筹谋他的文学之旅。出身平民之家的塞万提斯，贫穷始终像阴云一样笼罩着他，他做过军需官、税吏等，洞见这社会种种的不公。他也经历了战争并在海战中负伤，而且戏剧性地被土耳其海盗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被囚禁五年。

当然，阿尔卡拉也给予塞万提斯人世间那些该有的美好事物，那是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共享的阳光、清风，明月和溪谷。尤其是小镇淳朴的民风 and 安恬的生活气氛，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日后塞万提斯笔下的人物的游历和冒险。

塞万提斯是从阿尔卡拉出发的，

所以当他日后用如椽巨笔，为整个西班牙带来荣耀时，四百多年后的阿尔卡拉，成了塞万提斯的阿尔卡拉。当然，也可以说是堂吉珂德的阿尔卡拉。阳光照耀的广场是塞万提斯广场，街巷的商铺中，随处可见塞万提斯和他笔下人物的不同材质的雕像。沿着小镇的石子路去塞万提斯故居博物馆的路上，最常见的是两种风景，一个是伫立在街道两侧的古老石柱，它们面貌苍苍，纹理模糊，像从中世纪走来的一队老兵，望着阿尔卡拉南来北往的人；还有一种石柱似的风光，不过它们不是伫立在大地上，而是屋顶上，那就是白鹳。

带我们游览阿尔卡拉的华人历史老师，指着一些建筑物顶端的硕大鸟巢说，那是白鹳做的窝。白鹳是迁徙的鸟类，身形巨大，细脚伶仃，喜食鱼虾。这正是它们夏日北归的繁殖期，鸟巢旁的白鹳，远远望去雕塑似的，凝然不动。白鹳通常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巢边沐浴着阳光的通常是一对。据说政府对这些白鹳也很头疼，因为它们的巢由泥草筑就，厚实沉重，对那些古建筑构成威胁。而它们很喜欢选择在修道院的烟囱旁，在大学的天顶上，在教堂的穹顶上筑巢，好像它们知道，读书人和信奉上帝的人，不

会加害于它们，它们可获得蓝天下永久的生活港湾。政府为了保护古建筑，也为了保护那些白鹳，不得不让它们栖息之地进行修葺和加固。就在我不断仰望它们的时候，一只白鹳大概要出去觅食，离开它守卫的家园，凌空而起，越过小镇。那白身黑翅，使它看上去像传播福音的神父。

终于到了塞万提斯故居纪念馆前，可是很不巧，它已闭门。据说它有时上午开，有时下午，时间不定，很有点塞万提斯笔下人物的游侠风格。

在纪念馆前的青石板路上，有一条与众不同的长椅，长椅的一头是堂吉珂德的铜像，另一头则是桑丘的。很多游人坐在铜像之间，与这两位文学史上的伟大人物合影。很奇怪的，当我坐在长椅靠向桑丘时，背后走过一个表情复杂的成年人，而当我切近手执长矛的堂吉珂德时，一位童话人物般的西班牙小公主经过了，这恰似两人精神世界的写照。他们在塞万提斯纪念馆前，栉风沐雨，不是因为铜雕而不朽，而是因为塞万提斯不朽的笔，他为自己的出生地创造了永久的守护神。

《堂吉珂德》出版之初，按照当时西班牙的风俗，出版书籍要献给某个权贵之人，以求庇护。塞万提斯未

能免俗，将此书献给一个叫贝哈尔的公爵。当然，公爵对献词置若罔闻，塞万提斯并未因此而改善境况，直到终了。其实塞万提斯一直在自己的星座上，但真正地熠熠闪光，是身后之事。世界上许多大文豪，都给予《堂吉珂德》高度评价，如雨果、歌德、拜伦、海涅、屠格涅夫等等。像中国的《红楼梦》衍生出“红学”一样，对于《堂吉珂德》的解读，即便是这些彪炳史册的大家，也是各有解读，心得不同。《堂吉珂德》是杆蜡烛，每个人身处的黑暗和对黑暗的承受力不同，所以领受它的光明也就强弱有别，但这也是《堂吉珂德》丰富性的一个映照吧。

行走在阿尔卡拉，我始终觉得这座城市上空，有一顶看不见的王冠。王冠的底座就是教堂的尖顶，是老旧的烟囪，是白鹳的巢穴，而王冠的顶端，是流浪的白云。在白云深处，塞万提斯穿越时空，成为这顶王冠最璀璨的宝石。这样的王冠无须加冕，它就属于阿尔卡拉，属于塞万提斯，当然也属于4月23日——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共同的辞世日，如今是尽人皆知的世界读书日。

堂吉珂德从未被打败过，就像谁都不能战胜时间一样。

陪白先勇去看毛姆

何华

之前我知道吉隆坡有一间老旅馆兼餐馆：歌梨城 Coliseum cafe & hotel (东姑阿都拉曼路)，当年毛姆曾是这里的常客，并在此写了三篇小说。我一直想去，总是机缘不巧，没有去成。在网上不止一次浏览餐馆的照片，也知道它的悠久历史。总之，看上去有点没落了，硬件设施很一般，但仍古色古香，旧情旧调。几年前还是清一色老员工，最近不同了，开了分店，雇用了年轻服务生。我想，再过几年一定更加“时光不再”，老味渐消。

不久前，白先勇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的2017“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他前往吉隆坡领奖，我也飞去“共沾法喜”。主办方将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只有第二天下午五点半演讲结束到七点半晚餐之间的两个小时可利用，我陪白老师去歌梨城餐馆坐了一个半小时（路上消耗半小时），感受一下毛姆曾经流连的“场域”。

进入餐馆大门，觉得比照片上看到的还要老旧，头顶上的吊扇吱吱旋转，有点力不从心，白色桌布也不甚清爽挺括。不过，点的三道食物：炖牛尾、鸡扒、海南炒面，倒是非常美味，白老师想到晚餐在即，有心控制着浅尝辄止，可还是按捺不住，吃了不少。美食当前，我就更加没有自制力了，一人干掉大半。他们还有一道铁板牛排，非常有名，小推车推来，在你面前浇上浓汁，滋滋啦啦，一阵烟香气裹着香味弥漫开来，即使餐毕出门，身上也还会保留这股味道吧？这道菜，我们没点。邻桌点了，确实“香气闹人”。

我知道白老师喜欢毛姆的小说，大学时，他的业师夏济安先生曾让他多读毛姆。毛姆的文风干净利落，夏先生要白先勇写作时避免滥情伤感，学习毛姆冷静客观的文字风格，学习毛姆如何讲故事。白老师说他年轻时读了毛姆的长篇小说《人性枷锁》，这部“痴男荡女”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千；他认为《面纱》《驻地分署》《雨》也写得非常出色（《雨》是毛姆在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完成的）。《人性枷锁》就被搬上银幕，贝蒂·戴维斯饰演女主角，她把粗俗恶毒放荡自私的坏女人米尔德里德演绝了，这也是好莱坞电影中一个著名形象。《生活》(Life)杂志认为“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美国女演员在银幕上最棒的表演”。毛姆另一篇杰作《信》，故事背景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关，也被搬上银幕，片名翻译成《香菱泪》，大导演威廉·惠勒把这部片子拍得非常耐看，成为一部文艺片经典。《香菱

泪》的女主角也是贝蒂·戴维斯，她的银幕形象为毛姆小说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功不可没，但私底下，毛姆却说她长得丑。贝蒂不美，但也不丑，她只是“作”得很——是个大名鼎鼎的“作女”。

我个人最喜欢毛姆的长篇《刀锋》及短篇《美德》《驻地分署》(后两篇与马来西亚有关)。尤其《刀锋》，一度是我的枕边书，男主角拉里的性

格很是迷人，视之若醒，呼之则寐；若即若离，稍纵即逝；你抓不住他，但他围绕着你。朋友曾说我拉和里“心有灵犀，暗通款曲”，我笑着接受。拉里是我的精神偶像，他的生活态度我能学的学，不能学的心里暗自欣赏。白老师对好莱坞老电影非常熟悉，他说《刀锋》也有电影，英俊小生泰隆·鲍华饰演拉里，是部好片子。毛姆与好莱坞有缘，他的多部小说和剧本被拍成电影，风靡全球，他是好莱坞的大红人。事情总是有得有失，纯文学作家则说毛姆是二流作家，毛姆本人也不争辩，自认：“我是二流作家里排在前列的。”他是有自知之明呢还是缺乏自信抑或自谦？不管哪种，事实上他是一位杰出的、雅俗共赏的小说家，且影响不减，这就够了。而某些所谓的“一流作家”早已被人遗忘。



水印象（平版版画）冯宝珠

7月9日，北欧自驾游的第25天。

这天，我们在冰岛的斯奈山半岛，沿着最西部的海边，绕了一圈，穿过国家公园，回到雷克雅未克。

这一路的风光之艳丽，超乎想象。与头天维克小镇边的黑沙滩，玄武岩六棱柱及地热，间歇泉的凝重相比，龙格雷佳海蚀柱群，又是另一番妩媚。

然，正是这几种景色的混合，这几种地质颜色的混搭，我才领悟到冰岛的本意——我就是这样天生丽质，就是这样丰富多变，就这样桀骜不驯，就这样浑然天成。

你来不来，看不看，与我何干。冰岛处于欧洲北部，位于北大西洋中部，靠近北极圈。在这个岛上可以领略到冰川、地热、冰原、雪峰、活火山、火山岩荒漠、瀑布等千姿百态的自然风光。夏季日照长，冬季日照极短。秋季和初冬可见极光。

冰岛有着欧洲较清新的空气。——我想，去没去过冰岛，这些常识你都会有。

站在这样的景色前，很多人惊呼，这不就是世界的尽头嘛！冷艳绝美！面对这变化多端的景色，心里真是百爪挠心——你还能更美丽吗？还能更变幻多姿吗？还有什么形态什么颜色是你没有的？

冰岛，到目前为止，还是被许多人看作荒蛮之地。要不是2008年的金

融危机，要不是一个国家的债务成为世界话题，它一直在世界的角落兀自荒蛮地美丽下去。

习惯了大自然的突变和快速更迭的冰岛人，还真不习惯自己在世界面前的角色转变。

2003年到2008年间，冰岛的三家主要银行，借了1400亿美元的贷款，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冰岛的GDP的10倍，使冰岛央行25亿美元的储备金，相形见绌。

冰岛，由此从一个极寒的美丽之岛，变成了极热的世界话题。冰岛不委屈吗？他们的失业率从常规的2%飙升到10%。冰岛国民投资的房产、购买的汽车成为负资产，他们的家庭存款，几周内几乎化为乌有……

2009到2010年，全世界指责冰岛的口水，几乎要把这个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淹没。

国家都要破产了，还在乎世界的口水？冰岛也因此成为世界货币基金组

冰与火之歌

袁小梓

织30年来救助的第一个发达国家。当时，约有一分之三冰岛人打算移民海外。当时有专家悲观预期：冰岛要走出危机必将以透支国家信用与几代冰岛人的幸福为代价。

可是，他们的总统安然无恙，并且因为一再否决议会偿还国外债务的企图，而再次当选总统。

冰岛人的个性彰显得一览无余。很早很早以前，冰岛只是一块自然之地。没有法律，也没有宗教。

然而，历史的推进中，有人塞给他们信仰，又有人告诉他们，可以投资整个世界……

在我看来，冰岛是有委屈的。原本浑然天成的性格，我行我素的文化，偏偏被文明套上了枷锁。

有人这样评价冰岛——“我们以为他们大体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温文尔雅，希望所有人平均分享一切。但他们不是。他们身上有一种野性，就像一匹假被驯服的马。”——迈克尔·刘易斯《名利场》。

周游世界，无非就是看两种风景，一种是自然风景，另一种是人文风景。显然，欣赏两种风景是要用不同的心境去体味揣摩的。

此番加拿大之行，我们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一边，才真正看清了尼亚加拉大瀑布雄奇壮观的真容，记得十几年前在美国纽约州的交界处观赏到的只是瀑布侧面，听说主瀑布最佳观赏点在对岸，果然。到此一观，也算是了却了人生看自然风景的一桩心愿。

看着尼亚加拉河水奔腾不息地冲下悬崖，制造出“世界上最狂野的漩涡急流景观，经过左岸加拿大的昆斯顿、右岸美国的利维斯顿，冲过魔鬼洞急流，沿着最后的利维斯顿支流峡谷由西向东进入安大略湖。”你领略到的不是“水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那种山水自然浪漫的写意，而是人生的渺小和自然的伟大，获得的是一种人生的哲思。

看自然风景让你在没有任何人文故事的情境中凭直觉感受造物主的伟大，无须文化的浸淫，在神工鬼斧的自然之境中忘却尘世间的一切，这也算是一种至高境界吧。想当年我们坐着小飞机在拉斯维加斯大峡谷上空，清晰地看到了它让世界震惊的航拍身影，当我们登临大峡谷之巅时，才领悟到它为什么会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自然奇观，因为“在它的峡壁上刻着地球发展之历史——大约有一分之三地壳变动的历史被深深地记录在石壁上，谷底的岩石大约经历了二十亿年的岁月变迁，是地球年龄的一半。”

自然风景让你得到的启迪是：风景会说话吗？你看风景，风景会看你吗？

风景的自然属性也是有着两种形态的：其一是客观的、不加入任何人工修饰的、原生态的自然风貌，这就是如今生活在后现代文明生活环境中被“机械化”了的人，为了摆脱文化的困扰而寻觅追求的那种情景和情境。其二是人类为了攫取、褫夺、利用大自然而对其进行的改造、破坏或美化过的风景。当一个旅游者的目光已然分不清这两种形态之间美丑的本区别时，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已然失去了歉疚感，麻木甚至理所当然地在欣赏快感中获得大自然给予的“馈赠”。大自然风景之痛，人类能够倾听得到吗？即使能够听到她的哭泣，会触摸到她的痛感吗？你会如“近代环保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那样思考”吗？

看人文风景就不一样了，你得需要充分的知识储备，否则便是盲看躯壳而已。

在国内是看山看水看庙堂，在国外也同样看山看水看教堂。除了皇宫，教堂也是欧美人文风景的重要写照。可惜的是，那世界五大教堂我只去过一个，但作为无神论者，我看教堂就是去欣赏它的建筑美学，而非它的宗教声望。像那个耗时600年建成的高度仅次于乌尔姆大教堂，雄踞世界第三的科隆大教堂，它的雄伟壮观让我驻足良久而难以置信这类教堂建筑中最完美的典范。

而位于巴黎蒙马特高地的既像罗马式，又像拜占庭式的法国圣心大教堂，教堂内的许多浮雕、壁画和镶嵌画让人流连。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座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贞德的塑像。而去了并不雄伟壮丽的巴黎圣母院，却会让你大失所望，要不是维克多·雨果所著同名小说，异国他乡的旅人会有几个前往并流连忘返呢。这就是人文内涵的魔力所在，因为人是具有文化记忆的动物，越是有文化知识储备的旅人，就越会在人文风景中获得比他人更多的愉悦与美感。

游历过世界各地许多皇宫和城堡，它们仿佛都是作家笔下的一碟小菜。且不论诸如圣彼得堡夏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和卢浮宫这些著名的奢华皇宫了，就是德国诸多的古城堡就让你目不暇接。这里面演绎了许许多多人物的历史故事，足以让文学家们书写万代。即便是去看东欧的人文风景，你也会被历史的遗迹所震撼。那年我们去捷克看欧洲最古老最长的查理大桥，桥上有30尊圣者雕像，

这不是跟冰岛的地质环境有关呢？在环境险恶、极端地区生存的人，天性会不会更像他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与地质构造——刚烈、粗糙、天然、丰富、多变，修复能力强……

有趣的是，跌到冰点的冰岛，这些年又火了。

连续五六年，冰岛的经济展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冰岛的人均GDP早已在全球名列前茅，据冰岛央行预测，2016年和2017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4%——这是欧元区英国的两倍。

北京时间2017年6月1日下午，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显示，全球161个国家和地区中，冰岛蝉联最和平国家。自2008年以来，它一直处于榜首。

那些横卧在冰岛之上的万年冰川，那些蒸腾着热气的地热喷泉，那些或死过或随时爆发的火山，那些日夜奔流不息的瀑布，那些在碧蓝的大西洋岸边耸立的玄武岩石柱，那些闪闪发亮的黑沙滩……

它们天生就是冰岛的一部分，天生就是要让世人惊艳的，就像冰岛人一样，不屈不挠，径自闪耀着原始的光彩。

这真是一块冰与火之地，在这里，眼望着冰岛人守着冰川、火山，朝着北大西洋上空，唱出最本色的小调——冰与火之歌。

你看风景 你看你

丁帆

都是出自捷克17~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被欧洲人称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塑像美术馆”，传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桥上的一尊尊铜像的某些部位已被游人摸得锃亮。其中桥右侧的第八尊圣约翰雕像，是查理桥的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点。倘若你不知道这些故事，你的眼中只是一座普通的桥梁。

欣赏异国风景和风情，之所以与在国内旅游心情大不相同，细想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景大于人，还是人大于景的区别。这次去加拿大才真正体味到了什么是地大物博，风景如画。其实加拿大并没有什么很著名的风景，但到处都是风景，你随处都可以看见可以入画的镜头，到处都是辽阔的草地和茂密的森林，家家前后都是十几亩或几十亩的花园草场，那里没有游人如织的景象，更无如如的拥挤，甚至路上人迹罕至，仿佛能够听到清新空气流动时发出的天籁之声，俄而听见一声雁鸣的鸣叫，才会让你从梦境中醒来。我在思索的问题是：如果你想像梭罗那样久住在这样离群索居的环境中，每一天都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浪漫诗意中生活，你会幸福吗？我们一面忿忿于分配资源的不公（中国十四亿人口享用的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尚且还有近一半是沙漠戈壁；而加拿大三千多万人口享用的却是99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占有世界上近百分之四十的水资源），一面又用游历者的眼光看待异国风光，不可不说说这是一种风景之痛，我们最终毕竟还是要回归到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去，享受那蜗居的“幸福时光”。这种文化悖论时时在困扰着我们。

答案也许就在那一天我们游历加拿大那个名为ELORA（伊洛拉）的廊桥小镇里：一边是陈旧的廊桥与星布的别墅，一边是河流与广袤的草地（之所以不是草原，因为草地都是人工栽种的花园草皮），但这却不是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分割的天际线，它将人文风景和自然风景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你的视知觉当中，这恐怕才是人类向往的“诗意的栖息地”吧。其实当W·J·T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富有了另一层意思了：“自然的景物，比如树木、石头、水、动物，以及栖居地，都可以被看成是宗教、心理，或者政治比喻中的符号；典型的结构和形态（拔高或封闭的景色、一天之中不同的时段、观者的定位、人物形象的类型）都可以同各种类属和叙述类型联系起来，比如牧歌（the pastoral）、田园（the georgic）、异域（the exotic）、崇高（the sublime），以及如画（the picturesque）。”也就是说，任何自然风景背后，都离不开那个“观者”的“内在的眼睛”的解读，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总喜欢将寺庙与教堂放在紧邻风景区的缘故吧？在这里，米切尔强调的是一切“如画”的风景，在每一个人的眼睛里所折射出来的自然风景都是自身意识的显现。

无疑，风景本是与人类的美学感知相对应的不变的自然画面，往往是带着原始浪漫色彩的图景。于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诗情画意，就成了文学艺术追逐的浪漫对象。

席勒说过：“当人仅仅是感受自然时，他是自然的奴隶。”当然，我知道席勒这里所说的“自然”主要是在哲学层面上特指人的动物性，但是我宁愿将它借用在物理的“自然”论述层面，用反括弧的修辞手法补充一句：“当人仅仅是感受文化时，他是文化的奴隶。”这就是一个旅人的哲学悖论。

毋庸置疑，所谓风景，无非就是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的总和在你眼中的景象。在浩浩荡荡的旅游大军中，人们在走马观花的过程中看到的是什么？自然风光的愉悦和人文建筑的雄伟，被人们的眼球摄入了大脑的记忆底片之中，使其获得了视觉审美的满足。但是，我以为这只是浅表层次的审美活动，只有当你透过风景去体味历史和人生况味时，得到了一种哲思的顿悟与升华，这才是一个旅人进入更高层次审美境界的终极旅程。